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 
第十回 安弼士當筵見名妓 江念祖無恥掉槍花

且說江念祖要把陳彩林認做自己的女兒，嫁與安弼士做個外室，恐怕陳彩林執見不肯，壞了他的事兒，想了一條苦肉計出來，要把陳彩林哄得自家情願。候那安弼士差來的翻譯，走了之後，便快快的走進上房，裝出滿面心事的樣兒，一味的長吁短歎。陳彩林問了他一句，他反看著陳彩林的面孔，流下淚來。看官，你道他一時之間，怎麼竟迸得出這點急淚？原來江念祖想著裝龍像龍，裝虎像虎，若是裝得不像，大意了些，被陳彩林看出些兒破綻，這件事便不得成功。須要淌些眼淚，做出些急切的樣子，方好等她相信。但急切之間，擠不出這些眼淚。忽然想到前十五年，在台灣的時候，被吳子銘收在監內，要請王命殺他，後來雖然逃了性命，卻坐了大半年黑獄，吃了許多艱苦，受了無數醜蹟。想到此際，不知不覺的傷心起來，自然而然的，流出兩眶眼淚。陳彩林見江念祖無緣無故的，朝她流淚，十分詫異。還當他是和從前一樣的門道，要起發她的銀錢，便道：「你到底為著什麼事情，卻要這般著急？就是你有什麼急用？也好慢慢的商量。只要我拿得出來的，都肯給你拿去。但是我帶來的那幾個錢，你是曉得的，你經手給人借了一萬多，你又自己捐了一個官，現在所剩不多，也看得見的了。你若一定有什麼要緊的用場，我還有些首飾，也好拿去應一應急。」江念祖聽了陳彩林這般要好，不覺有些天良發現起來，起先的兩點眼淚，原是假的，聽了陳彩林這般說法，想著就要和他離異，不由的真落了幾點眼淚下來，朝著陳彩林連連搖手道：「不是不是。我有什麼急用，要你拿出錢來？」陳彩林見他不住的流淚，真個是滿腹狐疑，無從索解。可憐她還是夢裡一般，一些頭腦也摸不著。見了江念祖這般模樣，心上甚是難過，便走過來，拉著江念祖的手笑道：「你究竟有什麼心事，不肯和我說明？悶在心上，叫人替你打這個悶葫蘆。你那裡曉得，我見你急得這個樣兒，心上比你更加難過。你快些和我說了，大家也好商量。」說著，又拉了江念祖起來，偃著他同在榻旁坐下。江念祖暗想：這個時候，差不多子。便衝口向陳彩林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還沒有曉得，我們好好的日子過不成了。」陳彩林聽了，大驚失色道：「你這句話，從那裡說起？剛才來的，究竟是甚等樣人？和你說些什麼？怎麼好好的，又連上我？這是怎樣的一個道理呢？」江念祖道：「剛才來的，就是那領事衙門的翻譯，領事叫他來的。」說到這裡，便咽住了不說。陳彩林愈加著急，連忙問道：「那翻譯來說些什麼？」江念祖故作欲言又止的樣兒，長歎一聲道：「不必說了。」這時的陳彩林，好似熱鍋上的螞蟻，水盆裡的蒼蠅，只急得他團團亂轉。再三再四追著江念祖，要他直說。江穎甫又故意做出那萬不得已的樣子，道：「如今也說不得了，只得和你說明。這件事兒，雖是我自家不好，也是你那一天裝飾過於濃豔了些，方才惹出這件笑話。

如今只有兩條道路，和你商量。要你肯答應我的話兒，我才同你細說。」陳彩林見江穎甫說話，越說越奇，就如遊山的人，到了九巖山內，三彎九曲，一時那裡辨認得清，只得含糊糊糊的回答他道：「你只顧說，我只要答應得來的事情，那有不答應的道理？」江念祖聽了，便裝點子一番說話，和她說道：「那一天英國領事見了你的面貌，說他眼睛內見的中國女人，也不少了，從來沒有看見像你一般標緻的人。當時他已喝醉了酒，把你認做我的女兒，和我說著笑話，說你們的這般光豔，可肯做個人情，和我結婚？我終身決不敢忘了你的大德。我見他那時已經大醉，又不過是一句笑話，便笑著答應了他一聲。這原是酒後的兩邊戲語，誰知他說了這句話兒，心上不懷好意，今天竟叫丁翻譯過來，要把你硬抬過去，做他的正室夫人。說我那一天已經答應，為什麼又想反悔？我聽了氣得一個發昏，就頂撞了他幾句。那翻譯發恨對我說，若是你一定不答應，隔幾天你好好兒的等著，叫你看他的手段。不要說你不過是小小的一個洋務局提調，就敢這般倔強，就是他看中丁你們浙江撫台的女兒，你們撫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，還得好好的把女兒送上門來，何況是你。就是要你的性命，也不是什麼難事。說著，就怒匆匆的走了。你想如今的外國人，勢力何等利害，真個不要說是我，就是撫台，也不敢違拗他。他又不給你講理，只憑著他的性兒，鬧到那裡算到那裡。如今他看中了你，就是我們的晦氣臨門，你想可有什麼法子？只是你嫁我兩年，總算情投意合，現在平空的出了這個又兒，叫我怎生捨得？」說到此處，便嗚咽起來，裝得那樣兒，真是十分相像。陳彩林聽了江念祖滔滔滾滾的一大篇說話，也嚇得呆了多時，心上突突的亂跳，半晌方回轉一口氣來，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和他說明，我已經是個有夫之婦，難道還好再嫁別人麼？」江念祖歎道：「我再三的和分說，無奈他任著性兒，死也不肯相信。又不和你講理，說也枉然。」陳彩林到了此際，也著急起來，忍不住也流了幾點眼淚。又問江穎甫：「可還有什麼法子？難道你做了一個堂堂男子，竟包庇不了自家的妻妾不成？」江穎甫道：「這件事兒，卻不能怪我無用。難道我就竟肯叫你另嫁別人麼？」說著，默然相對，神氣黯然。陳彩林呆呆的流了一回淚，方才說道：「要我去嫁給外國人，我是死也不來的。」江念祖聽了，暗暗著急，面上卻一毫不露出來，反向陳彩林道：「難得你竟是這般的一心向我，不枉了我們兩個要好一常但是安弼士這個東西，既然起了這個意見，料想不答應他，不得好好的開交。我們還要想個對付的法兒才是。」陳彩林聽了覺得不差，想了一會，忽向江念祖道：「我們還是趕緊連夜逃走了罷。」江念祖搖頭道：「這個逃走法兒，我也想著，卻是不甚妥當。為什麼呢？我是個有差使的人，怎好無緣無故的逃走？況且那安弼士見我走了，一定恨入骨髓，他有心和我拼命的作起對來，或者故意尋一件重大些的事兒，做在我的身上，各處移文緝捕起來，那時萬一被他捉到了，就是渾身是口，也和他分辨不清。就算他沒有訪到，將來我也一世不得出頭。我又是個沒有積蓄的人，以後的日子，怎生過法？我自己吃些辛苦，也還罷了，你卻是個姣弱柔脆的人，為了我的事情，要你吃苦，叫我心上怎生的過意得去？」好個江念祖，一篇謊話，說得來有情有理，八面皆圓，陳彩林如何不信？當下聽了他的說話，覺得實在不差，便也垂頭無語。停了一會，江念祖忽又嗟歎道：「這件事兒，在你一邊看起來，倒也沒有什麼難處。安弼士的性情，雖然不好，在女人面上，卻甚是小心，憑你叫他怎樣，他也肯答應。又是個外國的首富，足足的有百萬家資。相貌是你看見的，不用說了。照著他們外國人的相貌比起來，這安弼士的面貌，確確實實，是個頭等的美男子。你若肯遷就些兒，嫁了他，倒也是一樁美事。不過我卻實在捨不得你，另嫁別人。」江念祖這一套話，轉轉旋旋的，把陳彩林說得心上漸漸有幾分活動起來。頰暈輕紅，眉顰遠黛，洋洋的低下頭去。江念祖是何等奸刁十惡的人，見了陳彩林這個樣兒，曉得已有了幾分意思，心中暗暗的歡喜。見陳彩林低頭不答，接下去又搶著說道：「現在這件事情？只有兩條道路。你若是一定不肯嫁他，他又一定不肯輕饒你，逃走又逃走不來，只好聽天由命的，由著他去怎生擺佈。但是外國人的心地惡毒，剛剛那翻譯，見我一定不肯答應，說要我的性命，也是不難。你想我那裡防得盡許多？況說不定他發了蠻性，竟可以帶子一班人來，把你硬搶回去。外國人的做事，誰敢攔他？這也是前世的孽障，今生撞著了冤家，真真的沒有法子。」江念祖這一番說話，原是有意逼她，見陳彩林聽了，仍舊一言不發，面上卻漸漸泛得紅起來，江念祖滿心歡喜，又道：「你一定不肯嫁他，我和你也做了兩年夫婦，那裡肯忍心逼你，另嫁別人？你若肯略為將就些兒，答應了他？就一天的風波都消散了，沒有一點事兒。說不定我還可以靠著你的福氣，得些好處，也未可知。」江念祖說到此處，陳彩林抬起頭來，飛了江念祖一眼。江念祖故作不知，又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這件事兒，要是回絕了他，惹發了他的野性，真個的我就有性命之憂。只要你肯嫁他，便算是救了我一條性命，我非但不怪你，還要感激你的救命之恩。這也是出於無奈的事情，又不是你自家情願，我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不信就是願意的麼？

也叫作沒法兒罷了。依著我的心上，只好姑且答應了他，救了自家，再說別的。但是我不敢替你答應，恐怕你心上有什麼委屈的事情。你嫁我一場，也沒有得我什麼好處，還肯叫你受這般的委屈麼？」說著，見陳彩林總是一個不開口，又老著面皮道：「你若沒有什麼大委屈，只要求你答應了他。以後我借你的力量，有了什麼好處，就是你的照應了。」說著，竟走到陳彩林面前，低低說道：「求你爽爽快快的答應了他，就算救了我了。」也虧這江念祖臉皮真厚，說得出，做得出，竟是跪了下去道：「我心上也捨不得你嫁人，實在沒有法子，只得如此的了。」陳彩林聽了江念祖起先的幾番說話，心上已有幾分肯的意思，但不好意思說出口來，現在見江念祖跪在她的面前，忍不住粲然一笑，兩手拉起他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你不要這般樣子，若給娘姨們進來看見，成個什麼意思？只要你肯答應，總好商量的。」江念祖見她這般說法，明明是已經答應，心中大喜，躍然立起身來。原來陳彩林本來是個

信人出身，多嫁個把人兒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又被江念祖用盡心機的，百般恫嚇，一個女人，有什麼見識？不覺就信以為真起來。正是：惆悵九畢之帳，月照鴛鴦；徘徊七寶之車，風吹鸚鵡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